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五

戊午仲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江西道監察御史唐世濟題爲奴酋罪在必誅
兵餉宜先酌議仰祈

聖裁增餉臣豫輸輓以鼓士氣事竊照奴酋蠢爾
小夷不足當中國一郡邑當王杲擒破之餘
熒然若釜底魚耳天朝寬其萬死之誅弘以
再生之路彼得生聚訓練併吞諸部日漸跳
梁雖从蒙豢養外爲崩角弭耳以示恭順而

中藏叵測在廷諸臣獻曲突徙薪之言已二
十年於茲矣遼撫李維翰在事已非一日乃
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徂目前羈縻
無駕馭遠略平時備禦不設間諜不施以至
狡酋突然發難如入無人之境隳城殺將大
損國威戕二萬之生靈動九邊之窺伺今赫
怒整旅滅此朝食誠不俟再計者頃屢奉

明旨欲大張撻伐大小臣工罔不悉飭從事樞臣
議調各邊及浙直川湖等兵共十餘萬萃中

國之長技合南北之精銳以此制夷自當綽
有餘裕矣臣愚以爲兵貴精不貴多項者大
帥張承胤以萬人臨敵竟全軍覆沒未聞以
一矢相加遺此病不在少也且兵有宜於南
而不宜於北者有宜於北而不宜於南者廉
頗在趙威名振列國後一爲楚將無功拊髀
而嘆思用趙人則人與地貴相宜而將與兵
要相習也况數千里裹糧道途跋跣費且不
貲樞臣疏中恐騷動天下慮已先及此似應

聽經略楊鎬至日遴選將官令其各陳方略
或調發或召募或用邊兵或用南兵總之

皇上以便宜聽於經略經略以便宜聽於諸將帥
要俾上下同心將卒一體若身使臂臂使指
而後一舉收必勝之全功可計日待矣至於
兵餉一節查往年征倭之役費至七百八十
餘萬征播之役費至二十餘萬蓋播在藩籬
之內爲力易而倭在海島之外爲力難今樞
臣籌度此一役也所需兵餉倍於征播半於

征倭卽舉朝商確皆以爲勢必至此茲奉

明旨那借之議先已借及於陪京儻值軍興繁費
之時計必仰需於內帑

皇上捐宮中撲滿之積以收闔外安攘之功當自
有慨然無靳者惟是目前喫緊尤在糧運語
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兵不宿飽
頃援遼之兵間關道路不免啼饑山海關米
價聞斗米值銀數錢此不可不豫爲之計者
雖議開海禁以通登萊或可稍濟目下但東

土大災後計一歲所贏必不足給全遼緩急
今查通州至山海有水路可行似宜及時蚤
計先運米十萬於關內他日大兵陸續到關
有所恃以無枵腹之虞此方今最急務伏乞
聖明勅下戶部專遣司官一員至山海關調度輓
輸及給發等項毋致臨時有緩不及事之嘆
再照通州爲神京肘腋四百萬軍儲在焉庚
戌虜警御史王忬提兵駐其地亦以咽喉要
害防守宜嚴向承平日久城池未經大修昨

職以僭運駐扎該州見其垣土單薄由歲久剝蝕以至於斯亟宜大加增築爲未雨徹桑之圖此則撫按道諸臣自能先事綢繆職耳目所及輒不能已於言耳統候

聖明裁定

○遼東管糧戶部郎中馮汝京題爲孤鎮阡危亟需兵餉懇乞

聖明軫念邊疆速復豫發限解舊例以固軍心以壯戰軍事竊惟遼東一鎮

神京左臂倭虜控扼會區也九邊形勢獨居要
害其額設月餉視他鎮獨薄故先年皆預發
限解到鎮邇以二運不繼浸至停壓日底遼
餉遂缺三季兩河饑士已困憊極矣頃奴酋
突肆跳梁破殘城堡陷折官軍又糾引各酋
部落於沿邊處所不時侵掠全遼罷餒兵騎
日相尋於鋒鏑弓矢間形單力弱莫能自固
時事益萬分岌岌矣幸

皇上痛念危遼從諸臣之請隨下

明旨慨發兵餉臣又何敢贅懇但臣查萬曆十四年御史王國弼題請遼鎮京運皆先半年預發三十一年二月間戶部又咨前巡撫都御史趙楫行山東撫按將民運銀兩亦勒限於本年五八等月到鎮題奉

欽依遵行已久不知十餘年以來何以相沿遂短欠至此豈以遼士尚可以存立耶臣竊見遼士居恒謀生亦最窮蹙矣候領本月之餉而不得候領上月及上季之餉而又不得借貸

而食典衣甲弓矢而食甚至鬻兒女而食今
所驅以戰者皆孱餓輾轉逃亾垂盡之孑遺
也彼平時曾未得度一溫飽之日倏遇急難
輒望其枵腹支撐持死力以效用於我此非
有破格恩賚當不能使之一旦振鼓若其應
得之餉只照舊而先予之於此際復何所靳
也况今日之遼何等情形也骸骨未痊瘡痍
未起無濟急金錢安能存恤其家療扶其傷
痛至行役從戎及荷戈防守者又當先有安

家之資衣裳之資修緝器械之資餽飼馬匹
之資脫不爲一二料理只拘拘每月而支給
之使其百凡所須急切無備如此困苦如此
沮喪不但無軍容而且無人色羸瘠支離之
輩聊備人數而往遽可以戰乎故遼於平時
月給以月糈可以爲生也遼於今日月給以
月糈不可以爲用也且遼人到此又似可因
而爲用者虜所殺擄者非遼人父兄卽遼人
子弟切齒揮淚而思報復其仇憤可乘其銳

氣可鼓更當感而義激之胡可急迎緩持以失此一時之人心也矧此半年京運一年民運每歲內帑之儲餘真如沙聚特爲孤危地方通融豫奏諒亦不艱於設處而數月後之物數月前與之均與耳蚤暮之間立分德怨便立見向背試思停留時日有何益於得失有無之數乃不亟出之以收此時紛解之心以維此時殘缺之勢也計前此十四等年承平無事尚亟亟於遼中餉薄之軍而此危急

存亾之秋則照例預給更不容後時矣人在
湯沸火焚中先一舉手而立可置之生地且
必無愛於髮膚豈以邊鄙叫呼不徹

九閭遂置爲耳畔以外之人也夫此輩亦易生
心也窮而無路輕之乃釀離携重之乃徼訖
不亂耳儻此中散叛情形敵人偵知益驕益悍
皇土瞰虛而入更不大可寒心歟臣司遼儲往日
無餉饑軍鼓譟禍止一身目前無餉饑軍訖
變禍中國家故不得不援近例以請至本鎮

及外鎮調募兵馬糧料知

廟堂自有區畫臣不敢妄議也懇惟我

皇上俯念全遼危迫特甚

勅下戶部將春夏未到京運刻限盡解外仍照十

四等年題准預發限解事理京運先發半年

民運依限解發歲以爲例末無變更遼士聞

此將踴躍懽呼不戰而氣自倍已握勝算矣

○錦衣衛都指揮使張懋中題爲略舉建夷今昔

情狀以俟參考因抒一得之慮以佐撻伐事

頃者奴酋狡焉啟疆陷城殺將震搖左輔我
皇上憂厯宵旰當事舉無遺策選將募兵儲器發
帑虜宜在吾目中矣據報奴尚結聚邊外意
圖再逞羣虜乘機煽動更番疲我遼危則京
師不得獨安此正臣子竭節效命之時也然
事有先後一轍或可按而索倣而行者職請
略言其槩萬曆二年七月建酋王杲誘殺撫
順備禦裴承祖於時職祖張學顏任遼東巡
撫鎮守則李成梁也奉命討逆隨於十月間

誓師出塞直抵建州將士用命一鼓而墮其
堅城再鼓而斬首一千一百餘級火焚崇臺
親族卵覆部落星散往返八日遂以捷聞建
寨雖破杲尚逋誅職祖乃分遣通官宣諭屬
夷王台等酋聳以天威餌以厚利整兵秣馬
用間設疑隨其所向不遺餘力卒使王台等
誘拘元兇我兵四集縛杲以獻我

皇上登午門樓受俘此往年擒勦建夷情狀疏奏
一一在科可按也夫奴酋實王杲支黨均之

建州夷酋也事起撫順其地同也裴承祖見
殺李永芳被執均之撫順將官也昔止承祖
一人以輕身擅入虜帳而遇害今永芳扞禦
踈失致夷衆豕突入城商民齏粉流血漂杵
矣昔止備禦一官今則大將偏裨同日死事
精銳萬衆飽餉鳶烏矣昔以遼之兵餉結杲
一案未嘗借關西一矢一粒之助今則總制
移鎮薊兵出援撫道請餉請兵洵無虛日矣
遼固非昔之遼奴卽非昔之杲相提而論亦

皇土

豈什伯千萬哉良由我

皇上初年勵精圖治紀綱肅然內外稟畫一之規
上下聯臂指之勢其事易舉其功易收今則
災變迭臻民力殫竭官府情隔而不必通泉
貨壅闕而不欲用讜直徒激鬱結彌甚百務
潦草九列曙星猝有不靖宜其難以措手也
幸而奴酋自矜一勝不能乘撫順迎刃破竹
之勢急攻遼陽直走三岔還視鐵木真下烏
沙堡破白登城而攻金西京者有間抑或暫

屯境上以示隋歸而愚我若隆緒駐陽城陡
剽掠佯引去以徂宋師乎雖彼陰謀叵測而
我得以乘隙料理處處戒嚴人人思奮奴又
安得出我不意如掩襲撫順之無備耶尤幸
盈庭之議力主撻伐鑿鑿石畫充滿公車應
敵無難同苦時詘然在今日議兵議將務簡
精銳以濟時艱無庸泛濫以困度支也以職
當宁愚見在遼撫鎮姑亾羊補牢之是圖以城堡
士馬各歸信地聚養休息忍痛修備分防他

虜勿汲汲以報奴爲念在

當宁以奴事盡付經略重臣要其成功勿傍掣其肘調用兵將查照庚寅西征火酋事例題請寧武宣大每鎮騎兵三千薊鎮主客騎兵五千合得萬四千人分爲四營每營統以大帥副以偏裨別錄遼將數員抽選廣寧正兵各營夷漢騎丁三千以資鄉導鼓行而東直搗奴穴攻其中堅招募薊遼步兵五千人嚴加訓練輓駕隻輪輕車多置火器如虎蹲鳥鎗

之類務極精堅應手不乏爲騎兵殿後挑選
保定忠順天津海防步兵三千人金復海蓋
各營騎步兵四千人由朝鮮北境撓其左以
援遼麻帥原領兵將約同北關屬夷趨其右
凡此三路同日俱發聲勢相倚連營併進勿
貪首功勿事零勦奴酋兵力固盛腹脇受敵
顧彼失此自救且不暇矣緣奴有城有家非
移帳住牧諸虜比當杲成擒日奴所目覩四
十年來兇鋒斂伏未必不覓懾前車今已暫

退時益溽暑夷之弓馬裘幕事事不宜於夏
我因其敝而制之傾其巢窠如王杲故事經
略督撫諸人力所能辦振國威銷外侮在此
一舉兵行糧從宜專設東征邊郎一員齎戶
兵應發錢糧隨軍按日查給士馬騰飽戰勝
自倍軍門更重懸賞格以勵人心將吏有功
不時請爵於朝不必拘候彙叙士卒有功不
時頒賞於軍不必復待查覈如將士不遵號
令小有挫劔一依軍法不必待奏請定奪如

此而人不思奮奴不授首職不信也或有難
職者曰日前張帥全軍覆沒固遼勅兵也奴
豈易言哉職曰勝敗有機非衆寡所能限張
帥聞撫順城陷將無深負守備不設之懼愴
惶奔命又倖桑榆補過之功壁壘未完爲奴
所掩此戰之罪也非強弱之數也今臣所擬
騎兵皆邊兵中最健者因劑量其地之緩急
遠近而抽取之以有制之兵授知兵之將所
謂以一當百在精不在多耳古人以寡尅衆

者何限今若驅未經戰陣之人驟當強胡適以取敗且各鎮自有封疆之責敦急公之誼肯精強相應足矣敢侈言兵哉然其要則又專在擇將大將聽經略自擇領兵諸將聽大將自擇宣雲兵則用宣雲將薊鎮主客兵則用主客將抽選兵馬本將任之兵將相習如父兄子弟未有不用命者盛甲馬匹器械等項一任各兵自占勿強其所不能用給其所不可用俾我將士神閑氣定伸縮自如於是

遠設偵探備悉夷之動止路之險夷以及扎
營水草之處奴遇我如撼山我加奴如拉朽
振旅而還無煩再舉矣說者以奴酋二十年
聚集二十年教養遠交近攻規畫嚴密而我
遼自壬辰以還驛騷於征倭重罹更張之擾
削弱於李如松之戰沒銷鑠於高淮之銖求
占冒培尅之弊多東西交訐之警亟遼之爲
遼所存有幾若不大破拘攣大興師旅作一
勞永逸之計勝算未可必也臣愚謂有餉則

言通 卷之五
十三
有兵餉倍則兵倍前會議疏請發帑我

皇上括十萬助餉懸千兩購逆閣部臺省唇敝齒
折所得不過如是何以鼓舞人羣而致豪傑
死綏今必欲滅此朝食非餉十倍於兵不可
與其那移勸借孰若再四告急於君父祈我
皇上俟經略提兵出關士馬雲集之日慨然下

明詔曰凡我臣民得奴酋懸之藁街賚萬金爵徹
候夷部中有能執奴來獻者卽以建酋原額
勅書昇之永作外籓豈惟將士爭赴功名將

奴肘腋間必有投袂起者矣職少遊遼塞出入戎行原因祖擒杲功次承襲世廕嗣登武選國恩難報適奴酋發難義觸主憂以故不避僭越直述今昔夷情併抒徵兵實着仰佐廟謨萬一儻得備王師之全驅奮鉛刀於一割此則職之分也伏乞採擇施行

○薊遼總督汪可受題爲援遼事急謹遵派明旨允過餉銀先圖防禦乞再允兵部續議餉銀聖訓早備撻伐事自奴酋不恭上厯

聖懷節奉

明旨增餉募兵一則曰共圖防禦一則曰大張撻伐職已 欽遵備行撫鎮道將諸臣一體

欽遵去後今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呈稱節蒙督撫檄令召募新軍三萬敢不遵奉第計募兵一萬照廣寧大營例從儉酌給每月每名糧銀一兩一錢五分料銀四錢伍分一年亦須用銀一十九萬二千兩每名再給器械銀二兩共二萬兩二項通共該銀二十一萬二

千兩至買馬一萬匹該銀一十五萬兩然則
京發六十萬尚不足募二萬軍一年之費也
所云招三萬之數似屬空言若兵聚而無餉
給之禍豈獨在虜乎今何等時而可務虛聲
以釀實禍也催添新餉不得不亟懇疏請等
因又據遼東管餉主事及寧前道各呈稱往
例援遼官軍千總一員日支粳米三升折銀
六分肉菜銀五分共銀一錢一分把總一員
日支粳米三升銀六分肉菜銀三分共銀九

分百總管隊二名日支粟米一升五合鹽菜
銀一分伍釐共銀二分四釐軍士一名支粟
米一升五合鹽菜銀一分共銀一分九釐馬
匹一日支草一束料豆三升折銀二分九釐
及查所屬倉庫罄竭如洗前項將何給領等
因又據薊州等鎮各糧儲各呈稱本鎮額餉
已竭援兵經過方始旣慮薊兵有庚癸之呼
又算經過無應付之具卽云莫非王事義切
纓冠而無米難炊安能托諸空言再照招募

新兵憲票豫備糧餉支給該道移會到職備
查往例從來未有糧糗未據而調集遽議者
今日之事欲以急於外援且先防其內囂乞
題照先年東征事例召募經過之餉俱另項
給發與薊餉正支錢糧不相蒙涉則薊與遼
兩有賴矣等因又據保鎮總兵官呈據援兵
五千五百名告稱各軍原供內地城守糧餉
最薄有春夏月食四錢八分秋冬月食三錢
二分者又有四季皆月食三錢二分者今千

里應調無不典當衣單乞憐遠戍增餉等因
各到職竊惟國強以兵兵強以食食足氣充
不待臨陣而知勝食缺氣餒不待臨陣而知
敗故未議調募先議轉輸此行師之道也我
皇上業採廷議許以百萬金爲遼左防禦之計職
據此分布聊以支持終歲而猶虞未足職觀
今議募兵者如科臣言禦遼之虜必遼之人
此爲第一義矣主兵不振客將誰助職所以
行遼募三萬近據撫臣書言廣寧城中募過

二千六百名各道所報募數或二千或千餘
或數百不等大都疑於餉之不繼耳蓋鎮城
往募家兵之例每名安家銀伍兩卽器械在
內月食糧銀一兩一錢五分馬料銀四錢五
分其糧銀如薊門之雙糧家丁而馬有料無
草尚不及也今撫道諸臣似謂不如此募則
又莫之應募而盡如此例嫌于過費臣切計
之遼募若少則遠募宜多遠募非雙糧其可
得乎旣雙糧而加以遼之行糧不愈費乎馬

又例有月草不愈費乎倍費招徠總不如遼人虜情習熟痛痒相關也則厚餉宜無靳乎職謹酌議募以力強技熟者爲第一等給安家器械銀五兩力強而技應教習者爲第二等給以器械銀二兩多寡相叅可每名三兩而足以三萬人計之該銀九萬兩每兵六月食一兩一錢五分該銀四十一萬四千兩步六馬四計馬一萬二千匹每匹月該料銀四錢五分通計歲該銀六萬四千八百兩馬一萬

二千匹除發寺馬三千外尚九千匹該馬價銀十三萬五千兩總計於新餉百萬內該發遼鎮主兵銀七十萬三千八百兩援兵行糧且以先所議調一萬一千名歲計之大約該客兵銀八萬兩其馬料草照議於遼借給行各鎮解補通計百萬新餉內該發遼鎮主客兵銀七十八萬三千八百兩薊鎮募兵且照先議改募入衛之數預募八個月計八千人該銀七萬六千八百兩買馬五千三百匹該

銀六萬三千六百兩草料八個月該銀三萬
七百四十兩每名器械銀三兩該銀二萬四
千兩通計於百萬新餉內該分支銀一十九
萬五千一百四十兩尚存銀二萬一千六十
兩該發薊密餉司各五千兩末平餉司一萬
一千六十兩充援兵行糧之費通計新餉銀
一百萬兩盡數分派給訖保定援兵職前已
議請出守關外今視其旗幟多鮮火器多習
此撫鎮選練若可用者然月糧太薄日食不

滿分半安家路費皆取足於此無怪乎行千里而有菜色矣遼撫亟移書於職止王宣出關蓋恐饑軍反爲遼亂耳今部議又以保鎮民兵刻期出關職意民兵食稍厚而膽更怯與其多而無實不若併而精之似應行該鎮撫臣將此六千民兵擇其素有膽志自願立功殺賊者給盔甲器械解職軍前調發出關其不願出關者扣工食銀解貼見調官軍五千五百人每名日給銀二分卽作守關行糧

若出關亦添支行糧於遼或扣前銀充貼費
有餘宜行鎮守王宜募慣戰家丁五百名給
雙糧以備充鋒之用使素不習戰者亦以有
倡而成勇敢保鎮援遼通計南北兵七千名
不必再有責望以疲內地也職先遵奉

明旨爲遼計防禦如此守定則三韓元氣漸復可
以圖進勦矣若實進勦非如兵部續議三百
萬不可蓋建固屢叛之地也成化三年曾遣
武靖伯趙輔等率番京邊官軍五萬征之三

道並進朝鮮遣中機府率兵萬人合勦此以
天威勝也萬曆二年王杲殺撫順備禦當時
且用宣諭講折遲以二年我之用間既就而
彼之戒心已弛乃夜入險阻一鼓功成此以
廟算勝也然彼前僅一隅耳今奴兒哈赤并有
南關江夷灰扒瓦喇以益其衆召集中華亾
命以助其狡擅數十年貂參之利以成其富
合東西大虜以增其強禁蓄山林築建重城
以添其險其不可以曩者王杲輩視之此中

外所共知也兵部續議請勦三百萬不及往
例東征之半猶以時詘從省願

皇上之勿疑其多也大都此事既無不勦之理自
有必勦之時而事機不可預泄謀未就而聲
太張是速其再發之毒也但得可勦之餉自
有可勦之兵而遠調且宜緩定餉未備而兵
先集又開其自亂之端也當事與言事者惟
在同心處餉爲謀國之忠我

皇上惟有慨然發餉爲保天下之智職則惟有鞠

躬盡瘁而他非所知矣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遼薊指爲唇齒根本計
慮宜周謹議切要事宜伏乞

聖明思患豫防事職竊惟建夷發難各虜生心暗
約者恐其聯屬部落以挑釁聞風者恐其窺
伺乘虛以煽禍職蓋寢食慮之而不虞其果
見告也臣自馳驅而東耳聞目擊真見薊鎮
爲肘腋重地不可一日疎防據各路將領塘
報日日踵至督撫二臣及關臣近疏言之不

帝詳矣而報者未已也夫往者入犯不過零星數百今則千餘騎或三千餘騎五千餘騎報於喜峰諸處矣往猶止於弓矢刀鎗搶掠人畜今則鈎杆雲梯攻打城堡見於馮家峪諸處矣往止滿旦溫布諸夷在三協地方東偷西竊今則虎憨兔憨卜白郎中阿卜亥等亦西來松棚諸口矣據報阿暈乞炭驛腦等頭目殺牛祭天要犯墻子路一帶絡驛不絕其情必的其意必不在小則薊門在今日豈

無事之圍乎除申飭將領遞傳烽燧簡練兵
馬操演壯丁職與撫關諸臣倍加戒嚴外職
近因遼而思及於薊因薊而并及於遼有言
似迂漫而實切要者敢敬陳之夫沿邊薊未
諸處各關口及州縣城池之外舊皆設有屯
堡大而廣博者可住一二十家小而散落者
可住三五百家初意正備虜一有警則收歛
屯寨可保無虞耳承平日久風雨坍塌不堪
防禦而基址尚在也往年榆關之失河流口

之失儻城堡堅固豈能闖入故及今宜將原有村堡每州縣緊要數處速爲修葺職已行各道查核然修葺必需工料而州縣如掃之藏焉能贍此必須酌議近邊而大者班軍派修腹而小者查地方有應動錢糧行各道臣督理一時不能全完而每年每州縣須帶修二三處令其堅厚堪守庶有警則登垣可以禦虜平居則環堵可以禦盜若以其費也則兵興糧從不尤費乎此所費不及兵餉百分

之一而所全者大是一要也都門抵遼東有
兩路一則沿邊如石塘古北馬蘭松棚以抵
三屯營喜峰太平寨燕臺石以及山海關此
沿邊之路處處有兵馬有將領以其迫於虜
也若永平薊州通州以抵京此內地當由者
一線之路而三處皆稱扼要今永平近山海
已有將官通州原設有叅遊守備而薊州北
枕邊南隣海西障京都東接關門所稱漁陽
巨鎮也乃祇一守備城操五百餘皆老弱祖

軍每月糧銀止二錢四分又多占役使卒有
急荷戈而從戎者何人哉况今大軍所過亦
當有重兵彈壓而可空虛若此今查本鎮有
裁革中西南兵營之議而遵化之左右輜重
等營皆萃於一城職以卽所裁南兵之遊擊
駐薊州江城操之五百餘再議以募兵之六
百餘共得千二百人而金湯屹然矣如以議
餉之難則有原貯民兵銀一項原係薊鎮班
軍折色可用也不然則卽以遵化輜重移駐

而兵馬隨之亦可也總之視東事緩急以爲
更置而都門血脉之區可免蹢躅之患是亦
一要也自遼事起援遼之兵日日東馳且今
徵發遍海內矣除登萊水兵可橫海徑渡而
宣大山西浙直等處凡赴遼者必經過通州
薊州永平諸處其一切支應芻糧皆有舊例
皆仰給於餉司每將官一員日支一錢千總
日支米三升百總日支米二升軍日支米一
升五合馬日支料豆三升草一束查舊卷征

倭時一鎮經過軍馬錢糧費至二十餘萬皆先發豫備而今可獨緩乎况今各餉司懸罄去年穀豆米粟芻料多貴卽太平寨五重安諸倉山荒地少今每草一束價至五分部價特估給二分六釐各商猶分告賠累之苦卽此一端餘可類推及今不爲收買一旦大軍輻輳而來支給有悞則沿途呼庚之變關係豈小宜及今諭令通薊永平各餉司豫請芻糧若發銀數萬招商糴買以待支應所謂豐

其委積者是也蓋芻糧無時不用大兵經過固可應供給之需卽不過此亦可備本色之放此又一要也三協各營路市馬未嘗不有其數然每匹祇定價八兩以故欸段不堪則當增其價值至十五兩而止期於騰驤可用至於州縣腹地之馬原不堪山邊衝突之用而每匹價三十兩其賧解寄養苦費不可勝言宜通改折一年令其解價罔寺借發於各鎮隨便市買一匹旣可得二匹而且邊馬臆

壯宜於邊軍卽本鎮不能取盈而差官於宣
大等處稍增其盤費草料亦可一呼而得數
千視之解而養養而兌繁勞省便不同而且
有實用此又一要也通灣稅銀原攤派於各
州縣平時尚不能足額况茲畿輔騷然繁費
之時又焉能辦此乃黃封之傳奉督責之森
嚴以致該監復藉口

明旨開催霸州等道拖欠二萬餘兩此何時也而
可使人心駭懼如此乎師旅方殷方期大沛

德意以佐軍興乃內者既不肯發而外者且欲復入儻果取盈不已則烏驚魚散之衆將北走虜東走夷是藉寇兵資盜糧耳

皇上何愛此針頭之鐵而不捐以收拾人心是萬萬所當軫恤而無嫌反汗者也又一要也夫此數者職爲薊言也人獨憂遼職兼言薊蓋遼爲震隣之警薊爲剝膚之患遼之爲禍著薊之爲患隱兵法曰知微之爲著者強知緩之爲急者安漢文時甘泉上谷烽火急而亟

屯棘門細柳則以細柳棘門爲地近耳若今之爲遼事計者言已盈庭無可復加乃就其中再潤色之則城堡之當繕尤甚於薊也卽以所議三百萬爲率七分養兵三分繕城可也芻糧之當時尤甚於薊也卽添設一餉司一以掌主兵月糧一以掌客兵行糧可也起廢將帶家丁約北關聯朝鮮皆切要之論不待言矣而調兵之數某省幾千某省幾千勢固自不容已然今之所少者兵乎有餉不患

無兵而有兵則患無餉卽職至薊數日目覩
密薊永三道所募者已二千餘人頃接督臣
字遼之應募者且已萬人矣乃餉則茫無着
落夫挑去之舊兵原餉旣決不可扣而召募
之新兵議餉自時不可緩今新兵赴遼者有
雙糧有安家補額者有月糧各道已借支餉
司正項然非長計宜速照數給發以安衆心
不然市井烏合之衆人懷觀望久之竊恐如
搏沙隨手散去耳是又該部所當急議不容

玩視者職愚人耳就該部疏以各省調兵詳之則宣大山西爲上山東浙直次之江右又次之川湖爲緩若以募兵地方言之則遼東爲上薊門次之再則莫如宣大腹裡地方爲緩蓋來太遠則有奔疲之虞取弗精則有冗濫之病糗糒不繼則有脫巾之虞安插未當則有弗戢之災故經畫欲其可久體制欲其有定今爲時尚暇當豫爲之區畫無俟旣載而呼也大衆未集當豫爲之分布不可聚族

而處也故爲遼計長从莫若設兩總兵各爲
駐劄一廣寧一遼陽廣寧在河之西遼陽在
河之東遼輿圖城堡多寡地里廣狹皆相若
也自三岔河不守虜進據腹心限隔東西且
南北亘數百里守望勞費顧此失彼儻虜犯
河東而大將在河西虜犯河西而大將在河
東艤舟渡河常至後時虜或陳兵河上而咽
喉斷矣况開原又孤懸天外也卽如撫順之
役儻東西各設總兵寧至蹶上將哉故今莫

若以新添總兵新添兵馬均數而分畫地而
守其徵調兵至亦隨時分發廣寧總兵一枝
遼陽總兵一枝各有統馭而不亂其紀各有
信地而不淆其疆鼎足勢重犄角形成總一
調遣於經略而統馭於督臣無論首尾聯絡
互相應援卽此巍然兩鎮已如山之苞不可
犯矣布置既定兵力厚集乃始從容議出塞
張問罪之師蓋必能戰而後可以勦否則惟
有守耳必能勝而後可以動否則徐以待耳

今聞遼左人情以無餉則惟恐兵馬之來在
援遼各兵以無餉則惟恐旦夕之出卽總兵
王宣所統之兵已有以枵腹而逃回者數百
人矣如此情形自顧不暇儻四方之兵雲集
而無以待之所患豈在外夷哉職又聞

今上甲戌建酋王杲誘殺撫順守備裴承祖當時
大將李成梁奉廷議布散木牌明開賞格投
之虜中杲之親族左右舉不自安後杲屬王

台擒送京師

皇朝通志卷之五
皇上登午門樓受俘宣捷告廟今雖不能如此之
易然聞奴酋料我兵之至至挑壕設塹以爲
備禦計察其動靜似已有懼心而况三面皆
其讐敵部落心亦不一若重募以構內變必
生乃昔以爲長纓之繫者今以爲封豕之食
則算多算少寧可不思而祇騷動天下使人
心岌岌旣防外侮又憂內變也哉臣謹觸目
切衷抒其悃伏惟

皇上採擇

○戶科等科給事中等官官應震等題爲合詞瀝
血仰懇亟發多金以救危遼事頃奴兒哈赤
之計陷我城堡覆沒我全軍也不自悔禍愈
益鴟張借送漢人覘我空虛明言入犯未肯
罷兵跡其七宗惱恨之詞渾是一片激挑之
意且以么麼屬夷而自稱爲國自稱爲汗稱
皇我明爲南朝儼然北朝自居者神人共憤天討
必加無煩再計矣顧念今日不直難在兵難
在餉驅枵腹而率之戰徒以卒予敵也先是

兵部集廷臣會議派外帑五十萬而以五十萬請內帑臣等屢疏每存乎見少不謂

皇上且慳此少數而僅有十萬之發乃切責戶部一則曰措處再則曰那借讀戶部措處六條自是應查應催與應還太倉之故物而獨慮有司情竅相仍望梅難待尚須嚴督有法乃可濟事至所稱那借南京五十萬合前會議百萬纔共百五十餘萬之數而內帑尚有四十萬未發又總計不過百十萬耳

皇上豈以百十萬便足了此大征耶臣等斷謂今日發帑不可不多朝鮮之役首尾七年費近八百萬卽如建酋王杲入犯當日所攻城亦撫順城也所殺將亦撫順將也計杲獻俘之期用兵兩年而始結局乃奴之犯順與杲同而加富強倍於杲奴懷二心四十年倍於杲奴足智多謀狡黠而不可方物倍於杲雖兵貴神速而用間設疑度可而動只恐非一朝一夕之故卽兵貴精不貴多而兵之精者亦

書通考卷之五
往往從訓練操習得之况乎重賞之下方有
勇夫如所聞保定援兵日食不滿分半而安
家路費月糧皆在焉頃且逃亾者踵相接也
此等餒卒可能得死力否伏乞

皇上卽時慨發四十萬瀕踐向者會議共奏南北
內外一百五十萬之數此外如樞臣所言三
百萬茫無着落我

皇上儻忻然捐出一二百餘萬此危遼之幸也臣
等所翹首跂足而不能旦夕徼靈於我

皇上者也容與計部會同作何議處相時疏請而
目前四十萬則給發不可不速一以屬饜見
在各兵之腹一以招徠陸續赴募之兵一以
鼓舞將帥令得趨蚤布置安排以毋失事機
之會不然者如遼中五道募兵多寡不一豈
非緣餉數缺少非赴募者之縮朒而不前召
募者之疑遲而中阻也所誤非細所損實多
漢之興也蕭何轉餉不絕韓彭因以成功後
則糧運不繼蜀將齎志而炎燼微矣是可不

爲殷鑒哉目今火起棹杆示不戢自焚之象
猴從婦產顯沐猴而冠之形恰好一見廣寧
地方一見開原地方是豈偶然之故耶臣等
竊謂戰勝攻取前日之所北一朝而反之惟
今日恣奴猖獗危及北關浸假而畿左半壁
俱危浸假而長安危亦惟今日安危判在呼
吸是可忽乎哉勢切燃眉舉朝束手願我

皇上蚤自爲計保危遼以保宗社臣等曷任祈懇
○錦衣衛都指揮同知郭振明題爲時事孔艱長

漸難理仰乞

聖明整軍經武以彰天討事切惟

皇上御極以來夜狼旋歸版圖島夷驅逐海外虜

訖卽滅伍譁隨安賴

聖明赫濯聲靈師武臣力內安外寧幾五十載柰

何坐狃承平因循無振刷之期而積習銷豪

傑之氣邊事之壞不獨遼也而遼適遘之此

時有必至勢有必趨機有必不可遲疑者也

夫建酋僻處東隅雖世受羈紲而收我逋逃

諳我形勢兼東併西生聚深謀何止數十年
往矣其志必逞已見於清河之劔我

國家聲罪致討當在十年之前乃封疆之臣不
主戰而主欵歲時輕騎闕於互市之下邊人
習見之而未敢以一矢相加遺懼生釁之爲
戾也而虜因得蓄謀我反恃欵弛備開門揖
皇土敵而將士授首此臣所謂時有必至者此也
先是告警謂構禍撫順必不自撫順止今何
懼而完旅歸乎此狡酋以兵嘗我又以計玩

我將合東西虜以恫喝我未可知而合之之情已居八九矣彼操其欲戰欲守之權我受其且戰且守之苦戰必多調援兵調之處安知無變守必多儲餉餉之路安所取盈有如天未悔禍東西黨附陽入旣殘之撫順陰襲不虞之北關調援未必卽至供億未必相仍何以遏其方張之勢此臣所謂勢必有趨者此也今帑金已發重臣已移起宿將於林臯調勇敢於南北業已爲必戰必勝計矣臣固

不慮我兵不能勦虜慮當局者苟且目前月
不圖歲朝不計夕或托以收保自解或冀以
遷官釋負或誇小勝爲大捷或賄賂使他出
爲遠遁或局難卒結而思卸肩或變出非常
而想規避或南北士卒無同舟之濟或東西
將吏有震主之嫌致身殊域萬有一安之危
忠勇之不急則其氣阻利害之不悉則其志
昏議論之不一則其用撓信任之不專則其
權蕙疑謗之不測則其慮分積日累月勞師

傷財而當事者欲行欲止脫有奸如沈惟敬
茅國科者投足其間卒以媾免如是者則必
不勦奴酋不勦而宰煖粃花爲其協從者亦
不能問諸虜又從而嚙矢之將疆場事憂方
大矣迄今乘其首禍一大創之此臣所謂機
有必不可遲疑者此也方今

廟謨成算相於必勦臣足未履邊陲未經矢石而
敢爲越俎觸時之語者何也從來邊徼之弊
戰首和尾每遇要挾必增金繒如河流洮河

書通石書 卷之五 三五
之慘至今譚之痛心故臣不避忌諱冒昧直
陳誠恐將士之倚寧于守而復冀以和免也
漢武帝悉志掃匈奴當時猛將謀臣蜂起蝟
集卒犁瀚海而封狼胥以天下之廣豈無衛
霍其人乎今之大將雖與監司禮貌敵體而
去留惟命如李如栢杜松劉綎輩夙在行間
曾建無前之捷止以片語不合遂挂彈墨若
輩豈無思得當以報我

皇上者乎惟善馭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機宜

收保不必促其進攻宜進攻不必責其堅守
如是斯有自出之奇而無掣肘之患矣往歲
朝鮮之役徵兵十萬餘費金錢幾八百萬寧
獨援屬國乎今遼左之事實亟於外藩而奴
酋之謀更熾於關白益兵益餉不能不佐末
議焉征調者皆摧鋒冒鎬之士非修防入衛
者比今邊備日弛老弱半行伍而工匠牢健
薪水居什之三一旦盡驅而戰無三之一况
室廬妻子之變道路間關之苦未必咸堪任

戰盡願當虜也合無行選法百人內止選五人三千人內止選百五十人以其人統受其長合其鎮統屬其將此北兵也若南之狼山淮安大半皆彼中土着止習舟師較浙兵差弱每各選五百登萊水陸可選一千浙兵標遊四營共選二千五百合爲四千數各分將領統之踰月而可達遼矣留其坐糧給各軍家養則免安家之費而量增行糧供途路日需則無貴買之艱在舊伍不覺空虛在遼左

得收實用至於班師日又無銷兵之難此寓
練于選之說也興師十萬日費萬金而歲月
未可必太倉罔寺告匱莫不需於內帑當此
全盛時不苦兵而苦餉可使聞于四夷乎加
派於民十室九空開納於例濫觴已極合無
借各省直稅租之銀解內解部者盡濟其餉
蓋大工雖不可緩邊患尤爲最急奴酋旣滅
則歲省款市若干銀建州素稱沃壤併其地
而衛所之又可得屯糧若干銀其參貂之利

不與焉將一勞永逸入可償出此急則治標之說也兵已強餉已足于是三路進攻一軍出東路以櫻其前一軍從鴨淥以掩其後一軍合北關以斷其借力西虜之勢戰車聯絡可以遏戎馬之衝火器迅速可以敵萬矢之遠步卒鎗銳可以爲馬軍前矛騎士驍騰可以爲步兵後勁嚴加申飭勿貪首功惟以覆巢擣穴爲三軍令則馬步無攘功之心南北有一致之效至因敵制宜因機制變是在經

略督撫臣自有石畫無俟臣之喋喋也

○工部署郎中事主事米萬鍾題爲御戎勝算宜

周遼帥輕敵當鑒敬獻一得之愚以備戰守

採擇事臣自諸生對策時嘗聞建酋遠交近

攻蓋已逆知其有日內犯而不意其一戰而

覆軍殞將至此甚也臣聞之兵法云上兵伐

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曾記二十七年奴酋

竊買硝黃爲撫臣李植練兵知縣劉元功發

覺將欲上聞以撫臣被劾而寢蓋逆謀已萌

比時卽伐其謀甚易而卒無伐之者是年卽
吞執北關屬夷猛骨啞囉矣夫猛酋向效忠
順以衛我奴酋明知而故執之豈非以此餽
我哉此時當事諸臣止仰宣我

皇上威靈諭以放歸本土竟不深責無何仍罹其
戮而又不討其違諭之罪如此情形業已心
無天朝曰無我兵是交形見而吾又不伐其
交也緣是屬夷亦漸讐其威朝鮮亦時受其
擾旣朝鮮求援而我不應酋之雄心益逞獨

有東關屬夷哪嘿啣囉強抗不下遂相仇殺
亦曾求援于我而我亦不應是兵形已見而
吾又不伐其兵也說者謂以夷攻夷不爲夷
以疲中國不知必朝鮮猛酋非我屬則可屬
卽我也攻屬卽攻我也不援是自外其屬而
夷之矣以致諸屬懷我日淺畏彼日深黠酋
窺伺日徹披猖日甚彼反得我之情形虛實
而我反墮彼之籠絡羈縻養禍釀亂已幾三
十年矣夫以三十年之深謀而一旦橫發機

豈淺近且明糾北虜諸路分攻肆掠敵豈渺
小柰何馳六百里外勞憊之衆倉皇輕率以
駟之敵哉而况彼以衆我以寡彼以高我以
下彼以佚我以勞有一於此兵家大忌孫子
曰高陵勿向銳卒勿攻狎北勿從見敵不及
此何也又云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
而後求勝正箇與我今日之謂也所幸天地
默祐箇靈當彼勢如破竹之秋我實草木皆
兵之候遂按兵不進而我得以徐集戰守之

策則多方籌畫以急圖萬全何容稍緩也臣
敢畢生平之聞見爲我

皇上陳之

其一在急牽掣以疑其進夫逆酋欲以全勢加
我而先糾連羣虜以擾我且豫張聲勢以撓
我此皆兵法所載其謀誠長而其計誠詭矣
然窺其所不疾發者朝鮮與屬夷在其側故
彼先播弄以覘其動靜耳今速當一面傳檄
天哪嘿啞囉諭以平素奴酋窘彼之仇今趁

天朝大兵壓境正彼雪恥之會令其振刷夷丁
以攻其北而我整大兵以伺其後而一面傳
諭諸屬夷無論其中心向背我否悉誘之以
利恐之以害背我者用之以間向我者宣之
以恩而近奴酋之處或以大旗書字或以飛
其箭射書明寫不拘夷人華人有能搆奴酋之
皇十首以獻中國者賞萬金官萬戶奴聞之必跼
躄而自疑必退縮而自保卽不然亦必分勢
以旁扞持重以觀望尚敢深入重地腹背受

敵哉卽不能克敵而徒張其聲勢酋亦不暇
我何兵家所謂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
分我強則進可三面攻之以批亢擣虛我弱
則退可乘時循守以徵兵衆也

其一在固要隘以防其微邇見開原道臣書謂
瀋陽最危當再加驍將更增重兵以保開原
然廣寧鎮武以東地名沙嶺者東去爲三岔
南至海止五十里東北則盡虜地也此城係
東北要路儻虜奴據其河口旁掠城池中襲

我之東牛庄海州則西兵不得救援襲我之
西高平盤廣寧則東兵不得救援此之要隘
更甚於瀋陽設備添兵尤宜亟也至於薊鎮
古北喜峰各要及天津海防之兵未宜全調
其精銳卽調矣急當議補卽補矣急當議餉而
訓練尤急彼酋蓄積年之謀鼓動諸夷之勢
焉知無他構煽豈可不長慮却顧卽臨德當
糧道咽喉儲需緩急乂乏道臣而兼攝者豈
能及腹止一守備將兵幾何亦宜早爲之計

也兵家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此之謂也

其一在練火器以擅其長夫火器中國長技然法種種不同有戰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用之合宜無有不勝故戰器利於輕捷兵不疲力而銳氣常充攻器利於機巧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常埋器利於爆擊我兵不動而彼兵中火立碎而烟猛守器利于遠擊彼兵未逼而我兵中火反瘴而氣毒

陸器則遠近長短相間爲用分番疊出各爲陣號火砲火箭火銃火雷此遠器長器也則與長鎗大刀相間火鎗火刀火牌火棍此近器短器也則與強兵硬弩相間選以精兵練以陣法而又審天時察地形以用之經云良將一員火兵二千足敵強兵十萬蓋戰與火其相需爲用火與兵循環無端火以濟戰之短戰以補火之隙今宜豫造火器急選能將訓練能訓十人百發百中者若而賞能訓百人

千人者若而官十數百百數千以之備戰守
則我兵寡弱可無患而奴酋聞之亦膽落矣
其一在練車戰以濟步騎兵法車制五車爲隊
十車爲師凡車千乘將吏二人此節制古法
也况虜賊羶腥之氣百步侵人往往未習虜
者聞之而警加以我師素無節制立脚不定
何能當其衝突今當倣飛轂寨諸法以練車
兵如下營則衆車鈎聯環固如城以拒衝突
如用戰則旋折爲門內攢強弩火器爲守行

則部止則聯每車御以二人而執兵者不限數則立戰拒敵皆可制勝矣聞二十七年虜賊率十萬衆入犯而大將以三萬兵被圍於七里沙灘一月竟以車營保全虜賊自遁此亦有明效不知其後何以廢而不用也

其一在廣羅材以備器使今用人率求其全舍其偏以故寸長常掩於尺短而得自效者寡矣經云兵家所利用隨短長精悍者使鬪果敢者使攻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險阻蓄智而

善斷者使定謀畫輕捷者使誘敵剛復者使
當鋒利口者使行說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
樹壘諳山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擇地形明
七曜休咎者使察曆數善占風者使候氣吉
凶曉六壬奇門者使查日時趨避善筮龜者
使占卜隨所用而各採其長一人之身可兼
衆能一時之用可用衆妙兵法曰善戰者立
於不敗之地者此也假令昨撫順之戰有能
明七曜者卽當知本年四月二十日内外土

金水三星同昴而日制之夫昴胡星也將令
胡星而受制天象既垂正孫子所謂不若則
能避之也爲將者觀三才以應變而可冥行
蹈哉故英雄豪傑之伏於天下也無盡馬骨
千金在上者風之斯來耳今

皇上速下用人之命諸凡枚卜考選起廢之政一
時頓行彙徵諸君子誰不各據所見各舉所
知將見以羣策屈羣力何有於區區小醜兵
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也

其一在明恩威以鼓士氣夫投膠挾纊而三軍
用命此兵法重信賞必罰也今之將兵者未
有罪而不罰者矣乃餉不足而夙無所懷安
望其能用命哉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
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諺云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頃百萬之餉能議於外
而不能請於內其何恃以鼓三軍之氣此發
內帑必不可不如數者也

其一重將權以盡其用兵法云將能而君不御

者勝蓋謂其臨敵當機審時察勢未可一毫
牽制也自國家上首功而重戰不重守於是
有不較衆寡不量勞佚輒驅之死以圖徼倖
萬一者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也
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進不求名退
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此古
之爲將非不無運籌帷幄折衝樽俎者亦未
嘗無權不豫設變不先圖者今日之將權可
其令不自重哉不然繫騏驥之足縛孟賁之手

而責其不盡力何以異也雖然此其小者也
年來災異疊見天心仁愛我

皇上至矣宮殿箭樓之火壞坊劈門之風藥局兵
仗車之燬種種災異我

皇上曾無修政回天之舉古所謂天變不足畏將
有大可畏者至夫見可畏而畏之可圖也至
大可畏而畏之不可圖矣日者邊報如此其
急何啻萬倍於張差事衆言洶洶一經

皇上天語中外屏息此時人心皇皇我

皇上何不如前出

御召見大小臣工集思廣議以採擇其長不但中外之人心定而外夷聞之亦且却步鼠伏矣頃見邸報羣臣之畫策甚於嘔心而我

皇上且重於報羣臣之請帑甚於救火而我

皇上且重於發此何時耶而可泄泄然耶卽如近城河變色之水尤出異常夫水至清明而流行者也唯流行則清而且明又滯遏抑鬱之極始改味而變色今恭紀

皇上種種之政如留中不報則上下鬱懸缺不補
則紀綱鬱考選不下則耳目鬱稅務不罷則
商賈鬱繫臣不赦則刑罰鬱自天子以至庶
人無所不滯遏抑鬱特以無形不爲

皇上見此天心又不得已而示以明白易見者我
皇上猶不惻然動心一亟圖之耶夫此數者皆尋
常應行之事誠一舉手而行將見災且變而
爲祥賊且退而自寢臣目擊治亂之關不避
斧鉞冒昧上陳惟我

皇上俯賜省覽

○南京前府掌府事誠意伯劉蓋臣題爲遼鎮傾陷已半救援方略宜全伏乞

聖慮深思布誠激勸以賈忠義以急危亾事臣痛遼事壞皆由兵弱備疎而招侮啟釁又因國貧餉乏事至今日人臣之義分當捐竭然必皇上以先之臣近覩邸報該戶部題爲黠虜計陷孤城等事奉

聖旨該鎮虜情孔亟軍餉缺乏朕非不體念但內

帑無措朕連日搜括所湊銀十萬兩發給以
濟急用爾部多方措處毋得遲緩致悞軍機
天語如斯人臣孰敢不信但金錢盈縮人人具知
若必曰內帑不足責之該部則該部亦可曰
本部不足責之外省外省又將曰官府不足
徵之百姓若是則天下之心解矣夫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安則天下之財皆
皇上之財天下危

皇上有財將持之焉往哉此理明著無甚難見我

皇清通志 卷之五
皇上豈可不沛然捐竭以先天下使天下感動則
含氣之類皆思奮其勇懸罄之民亦將竭其
資此倡率鼓舞之微權在於我

皇上一念之揮霍我

皇上一念之揮霍關於天下國家之安危是爲第
一要機不可須臾緩者也次則今日募兵異
於往日又當略懲往弊審擇良法臣觀近年
募兵軍吏受賂多用游食致傷國威古者募
兵貴精不貴多昔呂望練熊羆驅虎之士三

千人以興周范蠡聚君子六千以霸越至宋
孟珙惟忠義軍四萬以勝金師岳飛常以軍
八百破兀朮十萬衆金完顏止以忠孝軍三
百敵蒙古二十萬衆此則精而益精者也故
所選愈精兵數愈少兵數愈少戰攻愈奇今
天下奇勇之士定非全無

國家旣無薦例不肖者流於賊盜賢者隱於山
林使國之爪牙投於閒地不惟無用一旦有
變又皆吾敵也今宜

宣諭各省俾縣令各舉境內奇勇貢之京師所在
有司皆爲紀功特異陞擢如此則不費朝廷
遣使齎金英銳皆萃于輦下矣然後簡軍師
以教之選良將以將之以此撻伐則何醜不
殲以此入衛則何國敢侮此皆先哲遺法

皇上所當採用者也惟是緩不及事宜先下

明詔發帑藏俾起用諸臣卽得展布以救傾危則
下可以折虜謀上可以回天變今之國家始
可言萬全無慮之國家矣臣世受國恩世臣

之義與國存亾休戚所關不敢以畏斧鉞拂
天聽而緘默爲是披瀝上陳乞賜採納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奴酋狡黠百端遼
左情形可慮敬陳募兵與勦守機宜以備

聖明採擇事據遼東撫臣李維翰塘報內稱酋奴
送漢人張儒紳等四人在酋寨內住居月餘
後乃給以長馬給以印文差章台等送進求
和等情又據儒紳等供稱奴酋沿途夷寨到
處有精兵千餘上下絡繹不絕直抵近關防

備甚嚴等情此非奴酋審知張儒紳等係東
廠所差故令其齎印文而歸以使傳於我中
國乎曰求和則愚我也曰到處精兵嚴加防
備則威我也又據齎來夷文曰七宗惱恨公
議明白誰是誰非專等示下我好罷兵則又
輕我挾我也奴酋之狡詐狂悖種種若此遼
左之情形可不爲大慮乎而畫遼者尚漫無
成算也職得與聞遼事則安得無憂憂則安
得無言當今之時爲今之計區區之言謂可

兩言而決一曰兵貴求精不貴求多也一曰
遼當急言守不可徒言勦也何以言兵不貴
多也今之議兵者不以五萬或以八萬或以
十萬乎夫兵多難集非徵調於遠方則召募
于內地此理勢必然者也遠方涉跋於路途
則疲內地不習于征戰則怯且星散之人不
齊烏合之衆難久究而言之徒滋中外之騷
擾何裨疆場之實用乎而兵至於無實也則
與無兵同兵多至與無兵同也一切芻糗必

且委之溝壑也芻糗而至於委之溝壑則又與無餉同無兵莫患其無兵也及有兵與無兵同再議兵則難矣無餉莫患其無餉也及有餉與無餉同再議餉則又難矣善乎按臣王象恒之言曰募兵以遼東爲上山薊門次之調兵以宣大山西爲上山東等處次之蓋以薊門宣大山西之遼則易至又以薊門宣大山西之人在邊方則知方兵也議兵者信無以異此何以言遼當急言守也奴賊乘勝之

後視我中國不啻輕矣雖其暫歸巢穴或以
五六月炎暑時不便居我內地轉盼秋高則
又虜騎之時矣如其仍行襲撫順之故擁犬
羊之衆颺忽而來復結連西虜沿邊牽制遼
當積弱之久覆敗之餘兼以新兵未集舊壘
未固使我狼狽不得不顧不知可保無殺掠
否柰何不急圖所以自完之策徒侈言大勦
以新人聽聞臣竊以爲失算矣况乎言勦則
大而無當難言守則易簡而可修易大而無

當務勦之名者究以失守之實簡而可修圖
守之實者終以裕勦之計失守之實亦何救
敗亾於目前裕勦之計猶可伸撻伐於異日
勦而不能守卽專言守可也守而可以勦卽
不言勦亦可也則勦與守之緩急又何待智
者而後決哉說者曰奴酋受我國家豢養之
恩一旦稱兵犯順陷我撫順覆我全師損威
辱體罪在不赦興師問罪萬非可已臣又何
敢謂議者之非是也獨計撫順破後生靈之

殺剌以萬餘計張承胤一戰全軍覆沒又以
數千計白骨蒼莽郊原枕藉試過戎馬之場
而一弔焉得不愴然於懷乎賑收未必而隨
興問罪之師所賴社稷之福祖宗之靈

皇上之威武臣之力一鼓而奏蕩平之功事或有
之萬一險夷失利強弱不敵致陷敗車之轍
爲承胤續主威益損國體更傷當此之時而
謀國之臣又不知計將安出以職之愚謂四
方之兵不必調也當出其厚糈募遼兵三萬

度其地之緩急酌以兵之多寡分布於開鐵
遼瀋撫清寬髮之間指臂相聯首尾相應烽
火一傳援兵四集可戰則戰必量敵而後進
可守則守勿輕發以喪功我居其主則主勝
而客敗我居其逸則逸勝而勞敗我居其飽
則飽勝而餒敗我居必勝之形則我氣日張
彼居必敗之勢則彼氣日怯常勝在我操縱
如意或用間以離其黨或設疑以亂其謀或
借北關朝鮮以摧其鋒或調近鎮精兵以助

其力長驅塞外橫行虜中彼奴賊者直釜中
魚几上肉耳其以復殺掠之仇雪敗亾之耻
豈不幸哉舍此不圖而決一勦計無論勦未
必利斷不成其爲勦卽擁十萬兵費三百萬
餉苟且而完勦之一局事完兵散遼左一空
遼之爲遼將復不知所終已非以爲遼策萬
全計久安也說者曰兵難遙度機非豫設經
略入遼當圖上方略自有制奴酋死命者今
且必舍勦而言守舍多而言寡迂執不滋甚

乎臣竊以爲當國家全盛遇奴賊猖狂士飽馬騰則勦與守不得分而爲二揆以今日物力度以奴賊情形餉缺兵微則勦與守不得合而爲一若曰將將之權用兵之法呼吸之變進止之宜自聽經略便宜行事廟堂之上不得中制至於強弱有定形勝敗有成算勢之所不得濟時之所不及爲則經略之施爲次第亦須斟酌必不能驅枵腹之衆率無紀之師輕以入虎狼之穴徒取敗衄則豪傑與

庸衆人之見恐亦不甚相懸耳抑臣猶有說
焉奴酋陷城殺將撫臣李維翰應有守備不
設之議經略未至則疆場不可一日無撫臣
今楊鎬將入遼矣可以代翰矣宜亟

勅楊鎬以經略管撫臣事卽令維翰解任候發落
且當邊事倥忽必須重臣攝之而後人心肅
而不亂則撫權不可不一也劉綎柴國柱官
秉忠等原起五府僉書備緩急之用今聞議
者皆欲令其帶領家丁出關援遼非惟與

明旨不相符合且各將所帶家丁不知多寡多則勢有不能寡則無益於事况遼之總兵已有李如栢麻承恩而山海關又有杜松矣如令各將出關將一將而共結一營乎則將多而兵亂仍令劉綎等前來五府到任以遵

明旨待疆場有事聽其調遣斯於事體庶爲長便則將權不可不重也此皆遼東目前所關至切職敢一併及之

○南京禮科晏文輝題爲外夷孔熾內地可虞懇

聖明亟圖修攘實政以安社稷事臣惟中國之于
夷狄修德以來之而使其來王者上也修備
以守之而使其不携不二者次也至於叛而
始議救策斯下矣乃議救而猶然周章失措
踈略寡謀不圖所以計之萬全則下之下者
也今建酋肆逆敢負國恩誘陷我城堡擄掠
我人財致張承胤全軍覆沒偏裨俱亾此神
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者

皇上赫然震怒憬然省悟起廢將調遠兵命督臣

出關以安遼左之心留撫臣移鎮以壯遼塞
之勢先聲誠足以奪氣矣顧有先聲者必有
後實乃能運成算而奏膚功今所起之將果
能朝檄而夕至乎卽至矣果有兵以聽其驅
策乎就使帶有家丁爲數幾何進難以攻退
難以守無米之炊巧婦不能縱有所調之兵
亦未必隨調而隨可用蓋備倭者不能備虜
南兵三千須暫留城守次第教練然後可以
望期應敵不然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得無惜歟

及今之計宜令援遼敢戰之將召募全遼強力數萬習見夷虜之壯者厚其糧餉教其戰陣以應遼東之急令新起廉能之將召募燕趙武勇十數萬衣糧厚給訓練勤督以集山海關而又廣延謀臣策士以資其略遍招驍卒死士以資其力或行間用謀以離西虜之黨或裏應外合以繫東賊之頸或檄北關檄朝鮮以尾其後而擣其虛或立起熟知遼事之熊廷弼立補習察夷情之劉國縉立豁素

諳軍機之劉光復立陞久鎮開原之薛國用
與經略楊鎬同心一志鳴劔伊吾北直抵建
州城以共滅此賊而後朝食庶外夷膽落而
中朝之憤洩也第行是數者非數百萬金錢
不足于用昨見邸報

皇上僅僅出內帑十萬此猶杯水救車薪之火必
無當也於斯之時宜下詔聲罪致討以鼓將
士之心使其忠義倍激明示以大發帑金百
萬外庫銀幾百萬以飽將士之腹使其膽氣

雄壯則蓄之平時用之今日天下咸頌昔者
非厚藏今者爲實用不獨功可建而令名且
將益著矣儻猶吝而不發恐大事去矣而多
藏厚亾瓊林大盈之積往往徒齎盜糧漢唐
季世可鑒已足發帑尤今日急務也斯皆外
攘之實而內修實政則尤不可不講者是惟
亟選四五閣臣予以調元贊化亟點南北部
寺卿貳於以亮工熙載亟用都察院臺僚於
以率屬飭紀亟下候補考選留部科道於以

封駁巡方亟勅內撫邊撫于以安民固封守
亟置宿將尤繼先趙孟麟戴燁張萬邦劉國
鎮等於九邊要地于以扼險而待戰勦無示
以寡無示以弱無示以貧而又於南北戶部
總督急令催賦而佐軍興蓋南糧逋欠甚多
而舉劾之權獨在總督卽正堂及署事者皆
不得行以故外吏不畏而甘心拖欠今合無

勅署部事督事者查明舉劾

勅南京巡倉御史不時劾奏則數載之逋負得完

而南兵召補之糧餉可足斯亦救時微權乎
而未也王道以人心爲本試觀四海內二十
年來爲中使權稅而民膏髓竭矣怨毒深矣
斬木揭竿呼號而起望屋而食如陳勝吳廣
者實繁有徒儻乘隙而動莫可禁禦其爲腹
心大害更甚于東西夷虜也其亟撤貂璫稅
務專催惟正之供以足國用則天下大悅斯
又收拾人心輯安內亂之一大機括乎

○遼東巡撫李維翰題爲逆酋勢在必勦兵餉時

不可緩懇乞

聖明蚤定大計以誅元兇以杜永患事職切惟建
酋奴兒哈赤猥以屬夷敢行稱亂罪大惡極
天討宜加業蒙我

皇上俯允諸臣之議大奮赫怒之威慨發內外帑
金百萬餉募援兵五萬且特遣經略專主征
伐彼么麼小醜曾足膏吾斧鉞哉職惟有選
將調兵召軍買馬置器除戎修城挑壕吊死
扶傷恤孤問寡預備芻糧收斂人畜嚴督官

民保守城堡分防瀋清開鐵寬靛各地方咨
行朝鮮諭令北關簡練兵馬聽候臨時調遣
亟修戰守之具以待大舉苟可便宜調度曷
敢一一煩瀆

天聽也惟是帝王之師動出萬全前所議烏合之
衆恐不足以張撻伐而振國威故非厚集兵
馬大發糧餉不可該兵部復援征播征倭之
例以請其爲謀慮益深遠矣乃旬日未奉

明旨仰窺

聖意或以爲奴酋旣已回巢遂不足置慮乎不知
奴巢去清河纔一百五十里去撫順亦不過
二百里此何異卧榻之側豈容賊人鼾睡也
况奴酋已明言不能罷兵轉盼秋高馬壯又
虜人得志之時萬一乘我不備再圖狂逞則
遼之爲禍尚忍言哉及查職前請發戶部餉
銀五十二萬兩兵部馬價撫賞新兵銀十六
萬餘兩俱係年例京運外客兵銀十萬兩太
僕寺銀二十萬兩至今有解有未解前請調

近鎮援兵二三萬今止陸續到有五千餘名
此不過爲目前防禦之計原未敢議及大勦
也今會議兵餉雖已奉

旨尚未到鎮職不得已通融那借馬價等項招有
健丁一萬四千餘名內廣寧七千遼陽四千
開原二千四百海蓋八百合之援兵五千將
及二萬軍聲雖云稍振第我分之而寡彼合
之而衆不待兩兵相交而勝負已有分矣然
則原集兵馬蓋時不可緩也至餉銀見發六

十萬遼左止得四十餘萬且安家買馬俱在
其內總算尚不足各丁三五月之食及查海
運暫開允是良策但聞海運有順風可過無
順風不可過似已難以日計且旅順至遼陽
又有六七百里計一人一騾止馱五六斗日
行五十里每一日該口糧草料五分往返二
十餘日該銀一兩二錢有餘又合之登州糴
買船運之數大約費銀二二三兩纔得糧一石
似不若就近糴買爲便職以通行各道多方

召買計用糧料百萬餘石所費價銀不下百萬將何取給然則大發餉銀更時不可緩也語云不暫費者不大省不一勞者不永逸仰知

聖明自有洞鑒矣伏乞

皇上乾斷立賜施行

勅下戶部兵部凡一切兵馬俱限六月前後齊集遼陽無悞秋防其餉銀或先半發陸續再發接濟如此庶足食足兵而奴酋不足平矣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薛三才題爲東事正殷
軍興多費懇乞

聖明俯允會議之請再發帑金以保全遼左事先
是奴酋發難遼瀋之形危于累卵臣等倉皇
議急于防扞以兵五萬餉百萬請卽蒙報可
已奉捷伐之

旨臣部復以兵十萬餉三百萬請至今未奉批發
臣等仰窺

聖意益慎重斷事圖萬全非以餉三百萬爲過多

也朝鮮之役首尾七年費至七百餘萬播州
寧夏師不逾期亦費二百七八十萬夫此三
大役皆近事也寧夏資全陝之協濟播州合
三省之灌輸朝鮮則因糧于屬國猶費多金
若此况以遼左之孤懸一切皆倚辦于輸者
乎卽如近議用兵五萬調援者不過薊保之
六千五百南京登州之四千五百永保定續
發之五千與真保快壯之六千皆無當于戰
守之數者也故督臣汪可受酌議遼左募兵

三萬步六馬四條發寺馬三千匹外另買馬
九千匹總計調兵買馬日逐糧料併先調撥
一萬一千人行糧歲欲銀七十八萬三千八
百兩薊鎮募兵八千買馬五千三百匹以八
個月計該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四十兩而
分發薊密永餉司二萬一千六十兩充援兵
行糧之費則百萬之餉分派已盡而援遼各
將官廩給與隨帶家丁安家糧料及延綏宣
大一路行糧不便費十餘萬乎遼東撫臣謂

○大
海運旣開從登州至旅順有舟運之費從旅
順至開遼有陸輓之費更請就近召買多積
芻糧不又費二十萬乎凡此皆費必不容已
目前所急需者也大抵奴酋一日不滅則防
勦之兵一日不得撤藉朝廷威靈一朝殄滅
此虜蕩平巢穴屯兵列戍費更煩鉅耳

國家旣興此大役自不得惜此煩費慨發內帑
以粟紅貫朽之餘收除兇雪耻之效正惟此
時臣等每與計臣反覆商確諸可以摻括那

借佐助軍興者亦各諮諏一二以備計臣斟酌類請第中多畫餅無當療饑且救近焚難資遠汲以此不避煩瀆再申前請先蒙發帑十萬臣等不勝手額懇乞再發四十萬兩以足原請之數此尤臣等惓惓得隴之望亦

陛下自爲

宗社生靈計也經略楊鎬近且出關轉盼秋高擘畫戰守惟日不足糧早發一日庶得早濟一日之用臣等曷勝迫切待命之至

○大學士方從哲題昨接兵部等衙門揭帖以遼事方殷兵餉不足請

皇上再發內帑以濟軍興核臣看得自奴酋肆逆以未談邊事者率以兵餉爲第一義先該廷臣會議擬戶兵工三部奏銀五十萬請

皇上發內帑銀五十萬共成百萬以充援兵之費此但爲一時防禦計未嘗議及大舉也隨蒙皇上慨發帑金十萬兩令卽便解彼應用仰見

宸衷軫念封疆俯恤士卒不難捐儲蓄以溥恩膏

言選石畫 卷之五 六五
如此中外臣工及沿邊將士誰不感激思奮
矢滅醜虜以仰紓東顧之憂惟是已發者無
幾未發者尚多以是人心皇皇不能不切隴
蜀之望希再發之思也

皇上明見萬里洞悉邊情今日勝敗之機乃
宗社安危所繫豈其慮不及此而度外置之

聖意淵微或者俟大兵齊部運不繼之時或再撥
內庫之贏金或俟金花稅銀之解到將陸續
給發以完前數臣愚所爲靜聽而未敢數數

強聒意在此耳由今計之與其需之後日使人望空懸想孰若當此急切仰望之時早渙明綸顯示德意以爲朝廷决不吝此朽蠹之物而不以恤暴露之苦酬鋒鏑之勞此音一傳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內紆計部持壽之算外鼓邊臣敵愾之忠豈不一舉而兩得哉頃者戶部屢奉厝處之

旨議借南部銀五十萬議括河工借用諸款茲又議改折南糧扣除工食十餘事救近火于遠

水助江海以細流此其力已窮而計畫已無
復之矣此外倘有可以佐國計贍軍需者敢
不窮撙力索求濟目前緩急而惟惓惓以發
帑爲請耶

皇上亦當諒其不得已之心而不容不曲爲之處
矣經略楊鎬計此時已至山海一切防禦戰
守機宜區畫當有次第近聞各處調兵到者
頗多不難分布調遣所可憂者獨餉銀一節
耳除屬戶部者已經多方那湊借之工部及

南部者督令速爲解發更望

皇上深惟安攘大計關繫匪輕將廷臣所請四十萬金不拘二三项盡數准發以資匱乏以救危遼邊事幸甚

○中軍都督府掌府事恭順侯吳汝胤題爲急發帑金速允廷議以快雪耻以安危遼事近者奴酋跳梁遼左艱危在廷諸臣議餉百萬半望內帑我

皇上僅發十萬臣竊以援兵未集經略未至

聖衷或有待焉臣何敢效催請之瀆然聞保定軍
赴援者以無餉逸則餉當備于未集軍之先
也明甚且撫臣疏中謂本鎮招有健丁一萬
四千餘名近鎮援兵已到者五千餘而陸續
到者相繼軍多而餉不足不但有逃逸之虞
而且起脫巾之患矣經略聞已到彼調度撻
伐足食爲先豈能無米之炊謂今日援軍集
矣經略至矣

皇上續發帑金尚可須臾緩耶輔臣九卿單疏合

疏催之不報省臺諸臣婉言苦言催之不報
是官府判爲二體堂陛幾于不交臣客秋疏
中曾言及之然謂承平章奏猶當朝上夕下
矧軍國大事成敗呼吸利害指顧者豈可言
之愈切

天聽愈高乎臣昨于邸報中讀鎮臣塘報一報西
虜擾亂長寧等三堡一報東虜闖入馬根等
五處總之奴酋煽惑黨與聯絡邊疆數作誘
兵先使我疲于奔命妄意再蹈覆車其爲計

甚狡爲害甚毒臣愚以奴酋雖蠢然小醜敢肆無忌陷城殞將罪在必滅滅奴酋以威四夷安遼東以安九塞端在今日問罪之師也皇上恡帑金而不發豈以問罪之師可少緩耶轉盼秋時風高馬壯正胡人憑凌殺氣兵法曰先發者制人此時而餉猶無措則三軍乏折衝之氣萬壘有枵腹之憂固無望其犁庭且難責其禦侮思之可不爲寒心昔漢武帝利折秋毫而竭用于征伐後世稱其以天下之

財用之于天下我

皇上德過唐虞陋漢武于不爲者獨不能以天下財用于天下耶今雖日費百金與十萬衆而國家壯金湯之固雪被侮之耻一勞从逸暫費永寧計之善者伏祈

皇上俯允諸臣之請亟如數沛發帑金庶軍餉足勝算得捷伐裕臣料奴酋之首不難獻于

闕下矣

○河南道御史盧謙題爲奴酋有必勦之形經略

抱議論之慮懇乞

聖明申飭定畫以正天討事職頃接經略楊鎬受
任疏見其慷慨任事心甚偉之其中所恐者
有曰議論不定倘爲勦守兩端言乎夫國家
之患莫大乎議論不定經略而恐議論不定
則經略舉事何以定哉職觀奴酋當討非模
稜而不定者也受我爵勅敢行稱戈是爲犯
分犯分者法無赦頻年市賞渥澤天優是爲
負恩負恩者法無赦屠戮撫順血漬川原是

爲肆虐肆虐者法無赦憶昔楊應龍申辦猶
有哀詞請命之狀而張儒紳傳來七宗無非
強悍不遜之詞是爲怙惡怙惡者法無赦臣
故曰奴酋當討非模稜而不可定者也

皇上赫然震怒志在必勦雪耻除兇天下之定義
也討橫行以安民天下之定計也奴酋蓄謀
有年鳩張方甚勦者定然之勢也我不先勦
彼已先動先于彼自不得後于我所不可知
者遲遲早晚而要不能免也故勦者定然之

勢也本朝之于奴酋有定當勦之機而誤于
守養不勦之害而至于今非一日矣毛隣西
海南關皆我屬夷奴酋狡焉而滅其地此當
以問罪勦三十五年明言犯搶不肯進貢倏
皇十退倏種以地嘗我此又當以問罪勦而我皆
以守之說失于摧虺釀于養癰是已誤也而
今豈再誤乎今日之議論定以勦爲廓清之
大綱而以守爲勦中之節度蓋無有不定于
勦而定于守者也古有以戰爲守者金城祁

山之類是也古有戰而後能守赤壁肥水之類是也若守而卒不能守宋是也此古今戰守得失之林也而今豈有不定于勦乎且今天下有望勦之人情亦有不慣戰之積習議論設有不定積習益甚衆望謂何豈惟誘舉朝與四方之人心遼陽之人將謂置彼度外志意瓦解北關進無所恃以自固退將甘欵于奴酋西虜附從各邊嚮應彼其時欲勦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勦退不能休則其流將

至于不可言由斯以談議論之定于勦也豈
再計而決哉故經略之于奴酋當叩囊底竭
智勇以求大定之事功而母患有不定之議

論興四六之人以激烈之人探賈置於其

廟堂之于經略當假便宜寬文法以收功于勦之
中而母務駢議于勦之外蓋攻守之方戰鬪
之術一日百變猶嫌其拙若機會變于斯須
而定計在千里之外此向者唐陸贄之所憂
也今日之事當如漢武帝擊朔方伐南越惟

霍衛樓船諸將軍是任毋掣肘毋深文毋欲
速使寬然有餘于展布事定之後討功罪而
賞罰之豈不上下兩利哉職久欲言之而况
經略疏中又以文法不寬與議論不定同類
而並慮也伏乞

皇上申飭撻伐之

旨使經略知朝廷有一定之論軍中無牽掣之虞
則三軍有直前之勇奴酋在尺組之下矣

籌遼碩畫卷之五終